

## 图片新闻 香港十一反迫害游行 震撼大陆游客

【明慧网】2016 年 10 月 1 日，逾千名香港和周边国家、地区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在香港举行反迫害及声援二亿五千万中国民众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的集会游行。游行全程历时近四个小时。沿途有许多大陆游客驻足观看，他们震惊于中共活摘器官的罪行，纷纷表示谴责，有的当场声明“三退”（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



## 瑞典《医生报》：中共的“工业化大规模反人类罪”

【明慧网】2016 年 9 月 27 日星期二，《血腥的器官活摘》（Bloody Harvest）一书的两位作者，加拿大著名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和加拿大前皇家检察官和资深国会议员大卫·乔高应邀参加瑞典国会中的一个非正式讨论会，与瑞典国会议员、媒体、人权活动家等探讨如何在瑞典立法制止瑞典人参与非法的器官移植旅游，特别是到中国去购买非法器官。

瑞典最大的医学专刊《医生报》周刊于 9 月 28 日在其网络版上刊登了此次讨论会的专题报导《工业化大规模反人类罪》。该周刊是“瑞典医生协会”成员人手一份的医学专刊，也是欧洲最重要的医学杂志之一。

文章说，根据一份最新报告，中共当局杀害成千上万的良心犯，并把他们的器官用于器官移植。受害者包括中国的少数民族和有信仰的人士，比如法轮功学员。这份报告的两作者星期二在（瑞典）国会中与（瑞典）政治家和媒体见面。

### »Ett brott mot mänskligheten i industriell skala«

Kinesiska myndigheter avrättar tusentals samvetsfångar och använder deras transplantationer, enligt en ny rapport. På tisdagen mötte författarna politikern i riksdagen.

Joakim Andersson



Vid mötet i riksdagen deltog (från vänster) David Matas.

Den officiella kinesiska siffran över hur många organtransplantationer som utförts i landet varje år är omkring 10 000. Enligt rapporten »Bloody harvest« - blodig skörd är dock den verkliga siffran betydligt högre, mellan 60 000 och 100 000.

Gapet ska enligt rapporten framför allt tyda på organ från samvetsfångar som hållits i arbetsläger och sedan avrättats. Det rör sig bland annat om religiösa och etniska

▲ 瑞典《医生报》周刊 9 月 28 日在其网络版上刊登题为“工业化大规模反人类罪” 专题报导的网页截图。

这份报告指出，关于中国全国每年进行多少例器官移植手术，中共的官方数字是大约一万例。而根据《血腥的器官活摘》报告，实际数字要远远高出，估计每年在六万到十万例之间。中共现在已经不把利用死刑犯器官当作秘密，但是死刑犯的器官数量根本无法涵盖中国每年进行的器官移植总量。

在中国，器官移植的等待时间多数情况下都非常短。通过查看中国各地医院各自的（器官移植）统计数字，

并把这些数字加起来，乔高和他的同事们得到了“每年在六万到十万例之间”这个数字。

文章说，这份报告的作者之一，加拿大前检察官和国会议员大卫·乔高认为：“这是新的邪恶形式，我们大家必须尽我们所能来制止它。我认为我们在接近一个突破点。”

大卫·乔高和大卫·麦塔斯除了在国际上传播中共活摘器官的事实，让更多人关注以外，他们还有一个目标，是要促成一个国际联盟，并最终实现对中国的器官移植进行独立调查。

大卫·乔高告诫瑞典医生：这是一起工业化大规模的反人类罪，他们（指瑞典医生们）不应该成为这个罪行的一部分。

主持这次讨论会的瑞典国会议员尼克拉斯·马默伯格说：“我已经写了一个动议案，要象西班牙那样立法，也就是说，禁止瑞典人去中国做非法的器官移植。这是我们在瑞典能够做的第一步行动。” ◇



# 钟情东方文化的意大利青年

【明慧网】（明慧记者吴思静采访报道）看着他浓眉下的弯弯黑眼睛，还有唇边带着的一抹笑意，就好像感受到了地中海温暖的阳光。22岁的大卫来自意大利的时尚之都米兰，他修炼法轮功已经两年了。一个西方人是如何与东方文化有了交集的？大卫透露了他多年来的心路历程。

## 从武术到静坐再到修炼

早在孩童时期，大卫就对东方文化感兴趣，先是学了十几年的武术，还学过日本功夫。随着年龄的增长，那些“动手动脚”的体育运动无法满足他内心的追求，渐渐地，他对打坐的兴趣日渐浓厚，在中学时，就和一些志同道合的同学们一起打坐，当时，没有老师，就是自己静坐。

中学毕业，大卫进入米兰的一所大学学习社会学。好友们也各奔东西，其中一位好友去荷兰上大学，并

在那里接触到法轮功，成为一名修炼者。

“他当时在寻找着精神归宿，他知道我也是，于是他就送了我一本意大利语版的《转法轮》（法轮功的主要书籍，被译成几十种语言）。一开始我没有在意，把书放在了一边，可能是我当时机缘还没有到吧。”大卫回忆道。

两年前，大卫突然想看这本被束之高阁的书，是因为他看到那位朋友有了不小的变化，大卫笑着说：“他不再抽烟喝酒，性格也变得温和了，对生活的态度变得很积极，更努力地在大学里学习，成绩也提高了。”

朋友的正面变化触动了大卫的心，于是他开始阅读《转法轮》，他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仔仔细细地读完了这本书，之后他决定要修炼法轮



■ 22岁的意大利青年大卫（Davide）修炼法轮功已经两年了。

功。回到米兰后，他找到了当地的法轮功炼功点。

修炼刚刚几个月时，大卫就感受到了自己的变化，他说：“法轮功改变了我的人生观。我觉得我整个人开朗了很多，我希望自己成为好人，一个更好的人。从第一次看《转法轮》的时候开始，这个念头就一直很强烈。”

## 让人们了解法轮功真相

对于法轮功在中国一直遭到迫害，大卫很痛心，他说：“这么好的功法，我们怎么可以容忍这种迫害呢？”他利用课余时间参与呼吁停止迫害和帮助人了解法轮功真相的活动，这些事情对于大卫来说，就是天经地义应该做的。

大卫的父母不修炼法轮功，但是他们都支持大卫。大卫在中学期间对精神信仰开始感兴趣的时候，就一直在和他的母亲交流这方面的事情。现在母亲在大卫的建议下也看了《转法轮》这本书，虽然没有开始修炼，但是她非常支持儿子修炼，也支持儿子去参加反对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活动。

对于以后的人生道路，大卫还在考虑毕业后是继续读硕士，还是去工作。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无论做什么，他都会在修炼法轮功的路上一直走下去。◇



## 发生在我身上的奇迹

【明慧网】我今年80岁了，从1998年修炼法轮功开始，奇迹就不断地在我身上出现。

我36岁那年，在单位工作中发生甲苯中毒，险些丧命，导致半身瘫痪，左半身肌肉萎缩，全身抽搐，不会走路，自己都控制不了自己。病痛的折磨使我都不想活了。可是面对这八口之家，望着那六个孩子，我怎么能叫他们眼睁睁地失去母亲。而当时家里只有丈夫一人上班，我的单位不但没给算工伤，连一点补助都不给，吃药钱都没有。东家借、西家借，欠了许多债。

因为治疗不及时，我的身体各器官衰竭，引起多种并发症，遭了无数的罪。那痛苦的滋味真是无法形容。由于正值小女儿的哺乳期，我的奶水都是绿的，导致我那不满周岁的小女儿吃奶中毒了，留下了后遗症。那段苦日子真是说不完。

自从修炼法轮功以后，困扰我多年的疾病：半身瘫痪、肌肉萎缩、头疼、心脏病、慢性肝炎、胸膜炎等等，都通过炼功一个个逐渐地消失了。萎缩多年的肌肉全部长出来了，身体恢复得像年轻人一样，老邻居们看见我的变化都觉得太神奇了！要不是亲眼所见，真不敢相信这奇迹般的变化！◇（文/玉芳）

# 遭洗脑班摧残 佳市汤原县陈冬梅控告江泽民



陈冬梅

(明慧网)佳木斯汤原县汤原农场职工陈冬梅女士，二零一二年被劫持到青龙山洗脑班后，遭八十一天迫害。二零一四年三月，做为“建三江事件”当事人之一被绑架、关押、非法提审，二零一四年五月五日，才回到汤原县的家中。

今年四十七岁的陈冬梅一五年六月十八日以自己亲身经历的迫害向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控告这场迫害的元凶江泽民。下面是陈冬梅在《刑事控告书》中陈述的部份事实。

## 修大法 身心变健康

一九九八年底，我有幸开始修炼法轮大法，我按照法轮大法“真、善、忍”的标准做人，在不知不觉中，脾气变好了，原来的慢性胃炎、过敏性荨麻疹和风湿性关节炎都好了，法轮大法使我变成一个身心健康的人。

## 青龙山洗脑班是人间地狱

一二年九月，我正走在汤原农场办公大楼门前，被汤原农场“610”绑架。“当时我根本不知道要被劫去哪里，坐了五个多小时的车，只是感觉去的地方很阴冷，凉飕飕的。

车开到了几百公里以外的青龙山洗脑班。刚刚进门，我仍然善心的对洗脑班人员讲法轮功真相，洗脑班人员阴冷的说：“你以为这是什么地方？这是人间地狱。还跟我们讲这些，我们听得多了。”

洗脑班每天有很多人来逼我放弃修炼法轮大法，天天逼我看诽谤师父、诽谤大法的电视节目。电视的声音很大，我的耳朵出现了很多杂乱的声音，精神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

第五天，洗脑班人员给我抽血、验尿、做胸透、心电、量血压、量体重。刚被劫持到洗脑班时，我的体重是一百三十四斤，到了体检时，仅四

天时间，我的体重掉了十二斤。在毫无自由和高压洗脑的环境下，我每天想哭，心在流血，胸部疼痛，胸闷得厉害。

## 洗脑班给一家人造成精神伤害

十月二日，我的女儿和妹妹在洗脑班见到我时，满眼的惊恐，我被绑架，女儿瘦了十多斤。女儿和妹妹走出洗脑班大门时，她俩就抱在一起痛哭起来。丈夫来洗脑班时，也消瘦了，默默地什么也不说。

我在青龙山洗脑班被迫害期间，汤原农场拿出二万五千元钱给洗脑班，作为迫害我的费用。当有认识我的朋友问起我去哪里了，公安局的人谎称去“学习”了。

在洗脑班苦难的八十一天过去了，可是迫害没有结束，我回到家里，经常在梦中惊醒，以为还在洗脑班，电话声、关门声都令我心惊肉跳。我每日精神高度紧张，丈夫说我象得了精神病一样，其实是在洗脑班被精神迫害的阴影太深了，即使已经回到了家里，可是洗脑班的恐怖依然笼罩着我。

## “建三江事件”个人经历

一四年三月，我和律师去了青龙山洗脑班，看到了其他一些法轮功学员家属和几个被关押过的法轮功学员，大家在寒风中等待，可是里面还有被非法关押的三位法轮功学员，只有一个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和洗脑班的工作人员出来。

大家等待的时候，来了几个穿便装的国保人员，偷偷的用手机给在场的人录像，大家上前问是谁，他们回答是临时工。

一四年三月二十日早晨，我到律师住的格林豪泰酒店，当时律师没有在房间，里面已经有几个等待律师的法轮功学员了。没几分钟，冲进来几个便衣警察叫我们不要动，开始搜身，翻走我上衣兜里的手机卡一张。我被推上一个面包车上，一个人把我的头按在副驾驶的座子下，整个人

还跪在我后背上，右侧车门边还有一个便衣警察也按着我，我呼吸困难，我说：“我好难受，”才把骑在我身上的腿拿下去了。

我被带到七星公安分局，关在一个小房间，有两个小警察看着我，还搜身，提审，我就讲我请律师是希望洗脑班不再迫害法轮功学员，希望每一个看到我申诉书的人都知道法轮功是叫人们按照真善忍做人，强身健体没有错。

一四年三月二十二日上午，我们被莫名的用小面包车拉到了医院，进行验血、验尿、心电、血压的检查。下午，我们六个女法轮功学员，又被推上车，拉到了同江拘留所，他们开始给每个人量血压，血压很高，看守所拒绝收。

在拘留所的十四天里，不同的人非法提审了我很多次，我就问他们请律师违法吗？他们说违法。我说为什么我被逮起来了，非法拘禁我的人在外面逍遥，他们没有违法，为什么不敢面对法律？警察们无语。

一四年四月五日上午，我和其他三位法轮功学员被戴上手铐推上了一个刑警用的黑色中巴车，里面有很多警察。我们四个人都戴着手铐由两个警察驾着，被带到佳木斯市的一所医院，就医的人们用奇怪的眼神看着我们，我们又开始了各项检查，晚上我被带到看守所，非法关押了三十天。

## 回到家中 承受精神压力

一四年五月五日，我回到汤原农场，他们把我带到公安局逼迫我保证，以后不维权了，威胁我不写保证二十四小时后还送我去鹤岗拘留所。我不明白维权怎么就违法了呢？晚饭的时候，我丈夫和四婶都哭了，唯有四叔默默的不说话。回到家后，看守所的精神压力没有了，我却在床上躺了五天，第六天才起床，干些家务活。



# 被媒体关注过的这些好人怎么都在中共的监牢里？



【明慧网】按理说，媒体报道好人好事是在彰显社会正气，监狱关押坏人是在维护社会正义。然而在中国，却有好多媒体报道或关注过的好人被投入到了中共的监牢里，这究竟是因为什么？我们看具体的实例。

## 《太原晚报》的感人报道

在山西省太原理工大学院内经营书店的法轮功学员王志刚，靠出租书为生，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他按照法轮功教导的真、善、忍做人，诚实善良，极富爱心。1998年中国大陆南方遭受特大洪灾，他向灾区捐款1万5千元。当时《太原晚报》曾给予报道。王志刚并不富裕，他是把几年来二角、三角出租书的收入全部捐给了灾区。

2008年7月，他散发法轮功真相资料时被绑架，后被枉判3年，非法关押在山西省晋中监狱三队遭受

迫害，双眼被打得近乎失明。

## “好心的李老师，你在哪里？”

李纪南老师于1993年开始资助山东沂蒙山区临沭县的一个贫困儿童宏刚上学。李纪南不但在经济上无偿资助他，还经常用书信和他交流。为了减轻他的负担，每次去信都是把回信的邮票和信一块给小宏刚寄去。十多年的资助和交流增进了二人母子般的情谊。

2003年，宏刚以突出的成绩考入了天津工程师范学院。他接到录取通知书的第一个念头就是给李老师去信，可是，宏刚的信被邮局以“查无此人”退回。宏刚入学后，对李纪南老师的思念与日俱增。他把自己的情况告诉了记者。2006年3月27日《昆山日报》以《好心的李老师，您在哪里》为标题作了报道，并借此替宏刚寻找这位长期资助他的好心人。

而李纪南女士在哪里呢？说来让人唏嘘，她正在中共的监牢里，是因为她修炼法轮功，严格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人做事，所以被中共枉法审判，劫持在监狱里，从而中断了与

宏刚的联系。

## 专题报道为何停了？

黑龙江省牡丹江农垦管理局中心医院中医科副主任医师陈国清，与同在一所医院的外二科主管护师韩玉琴，是夫妻，二人同修法轮功。他自述：“我们曾向密山市关工委捐献一千多元钱，资助贫困儿童上学，提出不留姓名。密山市关工委想就此事做一个地方电视台的专题报道，但是要求我撒谎说我们这样做是在××党教育下的结果，我明确告诉他们，我们这样做是因为修炼法轮功的结果。他们说，这么说就不能报道了。”

陈国清和韩玉琴夫妻二人因为修炼法轮功，遭当局数次绑架，被开除工作，妻子韩玉琴被迫害致死。

把好人当成坏人打，这样的社会谁还敢再做好人！中共对中国社会道德的破坏，对中国社会稳定的破坏是无比巨大的。

然而，法轮功学员并未因中共的迫害而降低信仰真、善、忍的标准，他们仍然坚持自己的信仰，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阻止着社会向更加危险的方向堕落。◇



## “天安门自焚”是假的

【明慧网】“天安门自焚”发生在2001年1月23日，是那一年的除夕。当时，江泽民发动的对法轮功的迫害遇到了来自社会各方面的阻力，已经到了推行不下去的地步。于是江泽民再次使用栽赃伎俩，也就是炮制“天安门自焚”来栽赃法轮功，好为他加大迫害法轮功制造借口。这个自焚事件之所以恶毒，就是它所使用的手段最能挑起世人的仇恨。从自焚的方式，到所挑选的人员，再到选择的时机，加上后来的滚动式播放，各大媒体配合的集体声讨，许多中国人都被中共制造的这起伪案蒙骗了。

在央视播放的自焚录像中，多处破绽非常明显：

◆ 天安门广场那么大，哪找那么多灭火器？而报道说是一分多钟同时拿出来的。

◆ 录像中的众多的特写镜头哪里来？若非摄像

机有意处于待机状态，能拍摄下来吗？而美国记者声明了，他们刚接近天安门广场，摄影器材就被没收了，没有拍摄这些镜头。

◆ 自焚录像中的小女孩刘思影，说是自焚后治疗时，气管切开了，可四天后接受记者采访，她竟然能够唱歌……

2001年8月14日，在联合国倡导和保护人权附属委员会第53届会议上，“天安门自焚案”被当场揭穿。国际教育发展组织（IED）发言说：“我们的调查表明，真正残害生命的恰恰是中共当局……我们得到了一份该事件（天安门自焚案）的录像片，并从中得出结论，该事件是由这个（中共）政府一手导演的。”面对确凿证据，中共代表团哑口无言，没有辩辞。该声明已被联合国备案。◇